

明清文言小说中梦幻度化故事的传承与新变

张桂琴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 辽宁 大连 116021)

【内容摘要】明清文言小说中的梦幻度化故事是前代盛行的此类故事的末代余响,故事总体框架继承了原有的情节因素,但它并不是刻板的照搬,而是出现了新的特点。在其流变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变化倾向:其一是注重对现实的揭露;其二是更加注重人情的刻画。

【关键词】明清小说 文言小说 梦幻度化 传承 新变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1)10-0101-03

梦幻度化故事是古代小说,以至古代文学中较为常见的类型之一。其基本情节一般是:1.某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诸多不尽如人意之事;2.于梦幻之中达到了欲望的满足的极致;3.梦醒后顿悟,放弃原有追求,或求仙访道而去,或安于既有生活。

梦幻度化故事与道教文化有着极为深厚的渊源。葛兆光先生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有生动的表述:“如果说儒家学说对于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层的欲望力量更多地采取在社会理想上的升华、转化的方法,佛教更多地采用在内心中的压抑、消灭的话,那么,道教则更多地采用一种迎合的方法,使它在虚幻中满足,在宣泄中平息。”^[1](P302)]这段话道出了古代道教是使用遂欲乃至纵欲的方式来使痴迷红尘者乐极生悲,看破红尘而度化、悟道成仙的。而梦幻度化故事正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现。

一

丁乃通先生在论析梦幻度化故事时曾说:“一个人在短短的梦境或幻境中,经历了许多年(也许是几月或几日)的悲欢乐苦与时世变迁,这样的故事,在欧洲文学、东方文献及口头传说中都有出现。尽管它们大多是纯文学作品,民间文艺学家们还是把它们看做一组故事,并给它们一个类号:AT681。”^[2](P74)]丁先生指出,远在约公元前3世纪成书的《列子》中就有记载黄帝梦中度化、悟道成仙的异文故事的记载。另一则故事周穆王梦幻度化的故事与此大同小异,《庄子》中也有类似故事的记载。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集《幽明录·杨林》在原有母题的基础上加入了世俗内容:功名、利禄、风月情,将原本具有神话色彩的故事融入了现实的生活。六朝时期,志怪小说记述故事往往认为是确有其事,记录的目的是使读者“游心寓目”并且“发明神道之不诬”,起到劝诫意味。因而杨林在梦醒之后只是“怆然久之”,而对其梦境并没有其他深入的思考。

唐传奇的兴盛,给这一母题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在承袭魏晋基本模式的同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成为内容充实、意蕴深刻的作品。《南柯太守传》、《枕中记》、《樱桃青衣》等度化小说均在梦幻中满足了主人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在欲望的极度满足中乐极生悲、幻梦清醒而悟道。通过梦幻度化的结构形式来反映当时士人们厌弃浮沉的宦海生活的一种普遍心态。

台湾学者张汉良曾经指出:这类故事的深层结构是想表明一种人生哲理的探求:主人翁受一使者的引导经过一扇门与另一扇门内的女性结婚,再退出门槛,获得某种人生的认识。这种深层结构会在不同的时代引发出无数的表层结构,也就是说每个时代都会涌现出许多具有新的表层意蕴的类似故事^[3](P110-111)]。诚如张汉良先生所言,明清时期,这一深层结构确实生发了无数具有新的表层意义的故事。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卷1“成仙”、卷3“白于玉”、卷4“续黄粱”等,和邦额《夜谭随录》卷2“修鳞”,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初编卷4“三生梦”、二编卷4“女南柯”,沈起凤《谐铎》卷10“螭姑郡”,慵讷居士《咫闻录》卷7“三桥梦”,王韬《淞滨琐话》“煨芋梦”、“梦中梦”等等都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人生哲理。

二

明清时期,梦幻度化故事在继承唐传奇原有母题的基础上,通过在现实与幻境、尘世与仙境的强烈对比中融入了文人的哲学思考,从而超越了政治与宗教的层面,成为了一部阐释人生哲理的形象教科书。此类故事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具有现实新变性。

《聊斋志异·成仙》篇叙写周生与成生交好。周生与同乡黄吏部有嫌隙。周生经不住家人是一再怂恿下,“以状赴宰”,却被县宰与黄吏部相勾结而逮捕并诬陷其与海寇想勾结而下于狱。经成生多方奔走,周生终于获得自由。囹圄之

* 作者简介:张桂琴,女,大连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难后,成生看破红尘独自隐遁。若干年后,周生仍执迷不悟,反而讥笑成生:“愚何弃妻孥犹敝屣也?”两人把酒言欢,抵足而寝。周生“梦成裸伏胸上,气不得息……忽惊而寤”发现自已变成了成生。周生按照成生先前所说的居址上崂山上清宫寻找成生。在道人、道童的指点下终于找到成生。两人“执手而入,置酒宴语。……然尘俗念切,无意留连。”道教认为,世俗之人虽有成为仙人的潜质,但为红尘欲望所惑,很难悟道,因此只有让他们看清尘世之虚幻妄诞,才能真正地抛弃色、名、利而悟道。周生留恋家中娇妻,着迷于色欲的诱惑而不知悔悟,成生于是借助梦幻让其看到了其妻其实已经背叛了他的情感与童仆有了私情,自己一怒之下杀死了奸夫淫妇。周生在梦中惊醒,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成生“梦者兄以为真,真者乃以为梦”的一句哲理深刻的话语令人心神一惊。周生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妻子属实已经死亡,而弟弟正在进行诉讼。“周如梦醒,因以情告,戒勿究”。将孩子托付弟弟后,与成生相携而去,终于从红尘中看破红尘走出红尘度化而去。

在红尘欲望中,最难舍弃的也许就是一个“色”字。《礼记·礼运》中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女之情是人之根本,男女之欲则成为宗教之第一大忌。许多无法得道成仙者大多无法舍弃男女之爱欲。《聊斋志异·白于玉》篇叙仙人白于玉梦度吴青庵得道成仙故事:吴青庵为娶葛太史之女而刻苦攻读,即使“秋闱被黜”,依然不改初衷,并且“刻志益苦”。在他心目中,葛太史之女是世间绝无仅有的美人,能够娶她为妻便是最大的幸福。白于玉在梦幻中带他到天上仙界一游,吴青庵才意识到自己“所见之不广”,“一惊而寤”后,“由是前念灰冷,每欲寻赤松游,而尚以胤续为忧”,所以还有些迟疑。不久,他得到了与仙女所生的儿子,又有葛太史之女照顾老母,归隐求仙之意遂决。当老母去世后,他毅然离家出走。他对葛太史说道:“我不但无志于功名,兼绝情于燕好。”表明了他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小黄梁》(小豆棚)卷十二)则为觉悟之后的士子描绘了一幅人间仙境。晋人蒋仲翔,年二十登进士,以廉直著,不避权贵,辄加弹劾,满朝侧目,出使豫章廉访。蒋行至严州新安江上,梦与渔家女“布衾竹枕,共效结褵,真如鱼游暖水,欢若平生”,“富养山中苦笋生,子陵滩下鲈鱼多。风掀笠,雨披蓑,月明归去笑呵呵”。梦醒后,“正奚奴火扇初红,蟹眼翻花际也”蒋顿忘世情,绝意功名,一年后即告归作林下翁。蒋语人云:“四十年如炊黍,固知贵不如贱,富不如贫。一切向平婚嫁,利欲萦怀,尽是危矶祸水。何若逍遥苕、雨言,武陵源可指迷泮。占人濠濮间,想其会心不在远也。”这正是作者写作此篇的用意,而摒弃功名,隐于世间仙境,优游自得,享受山妻相伴、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如蒋梦中所历也正是作者的生活理想。曾衍东《小黄梁》着力描绘了理想的隐居生活,为觉悟后的士人找到了一条比入山修道更富人情味的出路,从作品主人公“武陵源可指迷泮”一语中亦可知这一构想是受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启发。

在《女南柯》《萤窗异草》卷四中,作者将梦幻故事情节加以变形,女主角叫黄畹兰,聪明美丽好像画中人一般,善于吟咏词章。她和女伴坐在船上游玩。“俄有一巨鱼……鱼

至兰前,昂首如有所睹,良久乃攸然而逝。”后畹兰倦怠入睡,在梦境沉沉之际,忽见两个丫鬟来接她,路途有大臣来拜谒,“或衣飞鱼服,或披细鳞铠”,最后到了宫殿中,见到国王,其人“衣龙鳞之服”,风姿潇洒,神仙中人。于是结为夫妇,唱和相随。有一天邻国派兵来攻打,扬言要抢走王后。不得已,王后自请去邻国,然后投江自尽。适时畹兰听到丫鬟呼叫声,从梦中顿醒。从此不肯嫁人,出家做了女道士。故事中主角改变了,情节也迥异于此前的道士或仙者作为度化的中介,而且有意思的是国王竟然是一条大鱼!他的手下也全都是鱼。当一系列素材变成小说“情节”时必须经过作家的创造性变形,具有陌生的新面貌,引发读者的新奇感从而更好地取得“陌生化”审美效果。但是,整个故事的结构依然不出梦幻——悟道——度化的整体结构,通过以梦幻满足人生欲望的方式来证明人生如梦的主题。

三

梦幻度化故事继承了前人的既有成就,但是同时又所创新。主要表现在:

其一,注重对现实的揭露。前人的梦幻度化大多局限于个人生活、仕途的坎坷不易,很少将社会的不公进行探析,即使是有所揭露,也仅仅侧重于仕途、官场、权贵间的灰暗面。如《成仙》叙成生、周生先后得道成仙之事。促使两人决心归隐求仙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现实的黑暗和虚伪。周生平白无辜地蒙受了牢狱之灾。在历经了现实的种种挫折和磨难之后,终于对现实灰心,遁迹山林,归隐求仙,去寻找一个远离红尘、安逸舒适的避风港和栖息地。作者借神仙之说,离真入幻,寓诞于真,运用离奇甚至荒诞的手法,揭露现实的黑暗腐败,借以表达自己的愤世嫉俗之情。可以看出,梦幻度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了现实人士的险恶丑陋及不尽人意之处。从官场吏治到科举功名,从爱情婚姻到衣食起居,现实社会实在是太艰难、太无聊了,离人们的理想也实在太遥远了。这种憎恶、不满情绪在那个时代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小黄梁》中蒋生上直耿介,廉洁奉公,然而却为权贵所排挤。《续黄梁》(《聊斋志异》卷四)则扩大了情节的社会面,主要写曾孝廉梦中做宰相之后擅作威福、欺压百姓的罪恶以及死后阴司报应,转世遭难的痛苦,揭露了现实官僚的罪恶和封建黑暗政治,现实性更强了。比《枕中记》的思想性有了大大地提高,其批判现实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唐传奇。作者以丰富的想象,曲折生动的情节,把传统的悟道成仙故事模式与对现实黑暗政治的揭露夹击融为一体,从而赋予这一故事已有的否定现实人生的消极内容以正面积极的意义,个人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这正是明清梦幻度化小说的继承创新、卓然不凡之处。也许明清的梦幻度化小说本初的起意或许并不在于表现现实社会的黑暗腐朽,但在文本传达的同时却恰恰对黑暗的现实进行了揭露。

其二,更加注重人情的刻画。这可以从《成仙》、《白于玉》等篇中的结尾处看出:周生虽已为仙,但仍关心弟弟和儿子的生计,便将点金术传授给他们,使他们由此大富。吴青庵成仙后,仍念念不忘妻儿,将儿子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又将宝物金钏和仙药一丸送给妻子,使家中免受火灾,使家人长生不老。还有对宗嗣后代的忧虑、对奉养养老的担心,

这一切都说明明清时期,由于时事的变化,道教并没有完全将宗教与现实世界相分离,并没有完全抛弃开这个现实人生,道教对神仙的向往,是缘于现实的过于黑暗,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兼济于世与理想无从实现的一种寄托。不可否认,道教文化总是极力描写一个个超凡脱俗的仙境,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道教因不满于黑暗腐败的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而产生的全身远害、独善其身的消极避世思想。但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激励人们摆脱现实,一味去追求这种虚无缥缈的仙人生活,而是扎根于现实之中。

当道教与文言梦幻小说相结合,其所承载的意蕴反复出现于不同时代的文学中,在不同的时代生发着情节类似而意蕴不断翻新、不断充实的故事时,说明这道教文化的内在意蕴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

(上接第 100 页)了隐喻、转喻、移情和通感,体现了诗人的相似联想、邻近联想和对比联想,体现了诗人综合立体的认知思维,所以读来荡气回肠,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产生了完美的艺术效果。

除上述例子外,诗人的综合型认知思维在以下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如《月下独酌》、《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金陵酒肆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行路难》、《渡荆门送别》、《送友人》、《听蜀僧睿弹琴》、《子夜吴歌》、《夜宿山寺》、《独坐敬亭山》、《古朗月行》、《玉阶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送孟浩然之广陵》、《早发白帝城》等,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作品的认知思维不再详细阐述。

从认知和思维的角度,重新审视李白的诸多作品,从诗歌语言所构建的简单意象和基本逻辑出发,深入到诗歌创作主体的思维层面,我们发现李白的诗歌创作属于综合型的认知思维,体现出诗人对事物的隐喻、转喻、移情、通感的有机融合,以及对这个世界的非凡的认知能力。这也是李白诗歌的艺术魅力历久弥新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朱长超.中国 80 年代人文思潮[M].上海:学林出版社,

心理之中了,而不同时代的创作主体在运用这道教故事类型进行创作时,又融入了创作者的主体意识,把创作者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感悟投射其中,因此使得这一故事类型亦能体现不同时代的社会特征,这也是只有道教色彩的梦幻度化故事常读常新、历久不衰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丁万通著.人生如梦——亚欧“黄粱梦”型故事之比较[A].陈建宪,黄永林译.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M].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台湾]张汉良.《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A].温儒敏.中西比较文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1992:915.

[2]沈家煊.语言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序)[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3-4.

[3]Lakoff G, 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13.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8.

[5]Nesfield, J.C. & Wood, F.T. Manual of English Grammar & Composition[M]. London & Basingstok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1964.

[6]Lakoff G, Johnson.M. 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37.

[7]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53.

[8]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220.

[9]王国维.人间词话[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出版社,1980:180.

[10]汪少华.通感.联想.认知[J].现代汉语,2002(2):187.